

跟隨校浪芭樂散步吧！

生態、科技與文化：物種專題期末報告

游覺輔

清大藝術學院學士班24級 109590017

2022年7月1日

前言：熟悉的陌生狗

深夜裡，剛離開二大樓三樓的辦公室，正要走下樓時聽到身後的一片漆黑傳來「喀、喀、喀……」的腳步聲，我沒有回頭。我們一起下樓梯，直到我離開了二大樓的走廊，牠才停下腳步。「芭樂晚安！」向牠道別後，聽著喀喀腳步聲遠離，我自己走回了宿舍。

「芭樂」是一隻短黑毛公狗（如附錄圖一）。在做這個研究前，我只知道牠常出現在二大樓三樓，因為在系辦公室前有個牠的窩，另外每次半夜去7-11時也總會看到他和黑色地毯融為一體，若不注意或喝醉酒就很可能會不小心踩到牠。由於我漸漸像學長姐看齊，從這學期開始寄生在二大樓三樓的教室、工廠或是辦公室做作業、開會等等（加上系上的課不是在二大樓就是在九大樓，每次從宿舍走到九大樓時都會經過二大樓），所以時不時就會與常出沒在二大樓的芭樂相遇。

而在思考物種走動觀察的題目時才意識到，我在清大已經待快要兩年了，和芭樂如此常出現在我的生活中，我卻對牠的瞭解甚少。加上在大學生的論壇Dcard清大校版上，看到一篇文¹引起了我的好奇，文內寫說有民眾向芭樂砸棒球，在留言區中有同學對於欺負狗的行為表示忿忿不平，另一方面，有人則是批評說把流浪犬養在校園就是沒有公德心的表現。這也讓我思考像芭樂這樣的個體，在沒有一個固定馴化、養育責任的主人之情況下，是如何在校園中生存的呢？牠平時活動的範圍有多廣？原本新竹教育大學和清華併校之後對牠有什麼影響？平時是誰照顧、餵食牠的？牠與學生、到校園裡運動的社區居民和其他物種有怎麼樣的互動關係？為何沒有其他流浪犬沒有如芭樂常駐在此？或者其實曾經有？另外，幫芭樂設立社群帳號的人是誰？「芭樂」這個名字又是怎麼來的？這些問題在我腦海中一一浮現。

於是我在2022年期末週後的6月下旬開始了走動觀察研究，主要受到林益仁（2021）的啟發，透過跟著芭樂走動（walk with）（Ingold 2006）觀察在移動路徑上所相遇的人、事、物，以及透過與照顧者的訪談，試圖去尋找以上問題的解答，並了解無組織管理的校園流浪犬之社會生活，更進一步描繪出照顧者與被照顧

¹ 校狗芭樂被打（2022年5月10日）。檢自：<https://www.dcard.tw/f/nthu/p/238847421>（2022年6月24日）

者的關係網絡以及紀錄在移動過程中的感官經驗，最後以Actor-orbit（行動者軌道）來作結，並提出我在這場田野中的反思與心得。

芭樂：生活在校園縫隙中的流浪犬

「芭樂」是一隻黑色的台灣土狗，已經結紮過，在此次田野調查時的年紀大約是四歲，換算成人類的年紀大約是剛過而立之年的壯年男子。雖然在文中我都是以牠的IG帳號（@doggyguava）使用的「芭樂」作為這隻流浪犬的名字，但大家都是唸作近似台語發音的「拔辣」。而我觀察到的多數人（包含我自己也曾經）說芭樂是這裡的「校狗」，但實際上是「校浪」才對，也就是以校園為據點的流浪犬，而非有固定主人養在校內的「校狗」。根據訪問調查，芭樂是2020年左右出現在校園中，在那之前的清華大學南大校區高峰期還有約6~7隻校浪，牠出現的時候原本的懷生社已經因為社團評鑑機制被處以解散。據楊學姐的回憶和IG帳號的紀錄，那時主要應該是由經營芭樂社群帳號的藝設系學姐照顧，而校本部的「清華大學關懷生命社(清大懷生社、校園流浪犬關懷社)」也有思考過來幫忙照顧，但因為人力與資源的問題（光復校區有將近三十隻校浪需要管理與照顧），且芭樂有愛狗人士幫忙餵食和照顧，所以牠沒有算在該社團的管理範圍內。雖然上述提到的社群帳號曾經幫芭樂募資、募款，也在牠出車禍後帶去看獸醫，但自從2021年11月的貼文之後就再也沒有更新過了，推測應該是帳號的管理人畢業了（可惜截至七月一日仍未連絡上此人）。所以在進行田野的當下，芭樂並沒有受到任何組織管理或專業照護，而是在校園這個場域中的縫隙裡生存。

研究方法：跟隨芭樂的腳步

此次調查主要的研究方式是跟著芭樂的腳步走動，於2022年6月21、22、23、25日這四天內花了總計約22小時跟蹤觀察（雖然日子不同，但有盡量湊齊了一天24小時中的不同時段）。在這期間牠走去哪裡我就跟去哪，就像把芭樂當作我的報導人，觀察牠在路上遇到的人事物，並嘗試感受牠在走動時的體驗。雖然語言

不通，我也只能透過牠的行為猜測牠的想法，但在這過程中我也有不少的啟發和有趣的體驗。我也在這路上不時用手機的備忘錄及照相的方式，記錄牠走過的路徑與發生過的事，並將這些紀錄彙整在「Google我的地圖」上（詳見附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做田野前曾擔心過牠會不會反向的跟隨我，變成是由我決定走動路線，但在前半的實地踏查的過程中，我發現到這個問題並不大，因為我不曾餵過牠東西，牠看到我不僅幾乎不會搖尾巴，呼喊牠的名字也不太理我，也不會主動靠近到我身邊。另外值得慶幸的是在這四天之中，牠並沒有逃離我的行為，也沒有走一些人類很難通過或到達的地方。然而，在走動觀察的後期遭遇了一些情況使我不得不從觀察者的角色轉換成行動參與者，強迫改變了牠的行經路線。以上內容會在後頭詳細補充。

訪談的部分，我除了與系上大四的楊學姐進行大約一個小時的訪談之外，也有與在走動過程中遇到跟芭樂有較強烈互動關係的人對話交流，是比較隨機、需要臨場反應的方式，也是對初次進行單人田野的我來說比較有挑戰的部分。

芭樂的照顧者們

在這個段落，我將芭樂的照顧者們分成：楊學姐與藝術學院學士班、蘇婆婆與兒子、郭店員、其他人，四個部分來分別描述我在做田野的過程中發現他們怎麼照顧芭樂，以及在與他們的交流中得到的資訊。

1. 楊學姐與藝術學院學士班：

楊學姐是大我兩屆的學姐，會特別找她訪談是因為她與另外一位李學姐和系辦助理合購了現在芭樂在二大樓三樓，藝術學院學士班辦公室前的高²。她平時遇到芭樂時會跟牠玩，偶爾也會買零食給牠吃。據學姐所述，會特別想照顧芭樂是因為孩童時期家裡曾經同時養過很多隻狗，從小就與狗培養深厚的情誼，所以在她的創作中也常看到與流浪犬、收容所、動物權相關的議題。在訪談過程中，她也向我分享她曾經有一段時間心理狀態不佳，想不到

² 據楊學姐所述，當她們買了這個窩之後，學校方打了多次電話到系辦說不能養狗在校園。我也聽過系辦助理說發生過在辦公室旁的教室要被出借當考場時，被要求移走那個窩的情形。

學校上課，可是因為心裡掛念著芭樂，且和芭樂相遇時總是很快樂，所以還是努力到校上課，芭樂可說是成為了她撐過那段低潮期的支持者。

而系辦助理與另外兩位常在非上課時段寄生在辦公室做作業和作品的學長姐也偶爾會餵食芭樂，在相遇時也常撫摸牠的頭、搔搔肚子。另外在牠的窩旁邊也曾有人放一盆水和飼料（但牠最近完全不吃飼料）。有位林學長描述他曾想幫芭樂洗澡，但是失敗了。另外系上也有老師贊助一千元給芭樂買一些寵物用品、飼料等等。

2. 蘇婆婆與兒子：

蘇婆婆和她兒子是附近的居民，平常都是在下午五點半左右會經由操場旁的小橋進到學校操場或繞著行政大樓散步，大約七點離開。在田野過程中，我總共觀察到三次原本在二大樓三樓的芭樂（如附錄圖二），突然嗚嚶了幾聲後跑下樓找到蘇婆婆他們，看起來相當的親近，芭樂還會翻身給他們搔搔肚子，可見芭樂對他們有一定程度的喜愛與信任。蘇婆婆說她以前會煮有調味的雞肉給芭樂吃，但是被學生制止。後來改買冷凍的雞殼蒸熟再帶給牠吃，主要由她兒子拿著塑膠袋裝的雞殼和雞湯到二大樓穿堂旁的小角落餵給牠，也準備了一碗水給牠喝。另外也提到之前芭樂都吃得比較兇，但是最近愛吃不吃的，可能有人在更之前有餵給牠東西。蘇婆婆的兒子跟我說他們家裡沒辦法養狗，但又忍不住來餵食芭樂。

有趣的是在6月22日一樣傍晚五點半左右，芭樂找到了蘇婆婆與兒子後跟隨著他們繞行政大樓散步，當牠走到一處有許多松鼠聚集的地點時，擺出了架勢要去追，想當然牠追不上可以逃到樹上的松鼠，這時蘇婆婆他們也沒有停留等芭樂，而是繼續繞著跟剛剛一樣的路徑散步。不久芭樂像是分離一下又回歸的彗星繞了一圈再次追上了他們，接下來的情景就像是重播：他們在路上摸摸芭樂，芭樂走到松鼠聚集地，沒有追到松鼠，蘇婆婆沒有等牠，牠後來又再追上蘇婆婆，整個過程就像是在繞圈圈一樣（也確實是在繞著行政大樓散步）。

3. 郭店員

郭店員是學校校門口便利商店的大夜班店員（從晚上十一點到隔日早上七點），芭樂平時都會在她的班出現，和門口的地毯融為一體（如附錄圖三），雖然牠大部分時間在睡覺，但也陪伴著郭店員好多個孤寂的夜晚。牠來到超商除了為了吹冷氣，郭店員也會餵寵物的零食、雞脖子等食物，還教會芭樂握手、擊掌之類的動作。她說她蠻喜歡狗的，但沒有能力養芭樂。另外她還主動給我看她收藏的以前校浪的照片，向我分享牠們的可愛，也批評了以前南大校區的懷生社。即使郭店員是我目前觀察到最和芭樂關係最緊密的人，但她其實不清楚其他照顧、餵食牠的人切確是誰，只知道有藝設系、中文系的人餵食，還有港澳生曾給心絲蟲的藥與跳蚤藥，請她幫忙餵食。

4. 其他人

除了一些熱心的校內學生之外，還包含在二大樓一樓有工作室的玻璃工藝師、偶爾會到學校練習或比賽飛盤的高中生們、收二大樓垃圾的阿姨等人餵食過芭樂，但在做田野的過程中，我沒有實際觀察到他們餵食芭樂。另外還有許多見到芭樂會撫摸個幾下的人，牠似乎已經很習慣被人摸了，但也只有少數幾個人能親近到使牠翻身要求騷肚子（信任和開心的表現）。

芭樂的狗朋友們

雖然在與楊學姊的訪談中她有提到芭樂親人不親狗，但在走動觀察的過程中發現到芭樂其實也有狗界的朋友，例如 Lucky 和 Zhuzhu。在路徑上也有遇到其他寵物狗，互動過程如以下敘述：

1. Lucky

Lucky是附近居民飼養的長毛米克斯，平時大約都是早上六點多到七點左右進到校園中散步，因為通常是從校門口的超商進到校園，所以Lucky的主人認識郭店員，郭店員也會分享狗零食給Lucky吃。在田野過程中我有遇到Lucky兩次，第一次芭樂和Lucky玩得很開心，第二次芭樂就比較淡定一點，

大多時間都看著Lucky橫衝直撞，偶爾才會扭打玩在一起或互相追逐。Lucky的主人也曾用手或塑膠袋裝水給芭樂喝，另外在6月25日上午九點時，芭樂有巧遇Lucky的主人，雖然沒有Lucky在身邊，牠還是有跟著她走到側門。

2. ZhuZhu

Zhuzhu也是附近居民飼養的長毛米克斯，牠的主人說晚上來散步時大概七成機率都會遇到芭樂，還說牠們平時就像是在玩「尿尿比賽」，互相在對方尿過的地方再尿一次。我遇到他們到學校散步的時候是6月23日晚上接近十一點時，那時芭樂從直線距離約一百公尺的地方突然起身就像是發現了什麼一樣，後來才知道原來是戴著綠光項圈的好朋友來散步了。那次散步時Zhuzhu的主人說這次是芭樂帶他們開發新的路線。過程中有個有趣的是芭樂經過操場旁連接社區的小橋（如附錄圖四）時想再出去玩，但Zhuzhu的主人把Zhuzhu拉回校內，芭樂也就回頭繼續跟著Zhuzhu走。

3. 其他狗

目前觀察到除了以上兩隻寵物狗之外，芭樂沒有特別親近的狗朋友。而在路上遇到大多狗（不管是有主人身邊且有牽繩或是沒有主人在身邊的狗）都對芭樂有較高的戒心和敵意。有趣的是在這走動觀察中，我發現牠跟遇到的三隻柴犬都處得不好，Lucky的主人則說是因為柴犬長太醜（可是我滿喜歡柴犬的）。而值得慶幸的是，芭樂面對那些對牠不友善或特別敏感的狗時，都表現得相對冷靜，沒有發生嚴重的衝突。

我在田野中的角色：從觀察者到參與者

在我的生命歷程中，並沒有養過貓或狗這類寵物，頂多只有養過魚或鰕形蟲。雖然被流浪犬追過，但也不致於到會怕狗的程度，也不會和狗親近到有非常多的肢體接觸或是特別深刻的情誼。如在研究方法中所述，我在實際做田野後剛開始認為沒有必要擔心反向跟蹤的情況發生，也努力讓自己是個「觀察者」，像是背後靈一樣，盡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並多觀察路上所發生的各種事，以免芭樂對我產生多

餘的期待反而跟蹤我。然而在一些事件後，我似乎不得不轉換這樣的角色，例如在路上遭遇有隻寵物犬對芭樂有敵意，且對方的主人說她的狗會咬狗時，我一直在牠身旁看起來就像是芭樂的主人（而且是自私、懶惰、沒有幫狗狗牽繩的那種主人），為了雙方的安全所以不得不去把芭樂推開。或是另一次芭樂看到對街上有一隻寵物狗對他吠叫，牠就定格在路中央做出警戒的動作，我也不得不盡快讓牠過馬路，以免發生車禍。除了在過程中不知不覺想要確保牠和其他人或非人的安全之外，經過密集、長久的跟蹤，知道牠這天都還沒有人餵食牠時，看到牠那楚楚可憐雙眼，最後還是忍不住在決定暫時結束跟蹤時，買了個罐頭給牠，當作牠這幾天沒有逃離我的謝禮。另外我也找到一個不用呼喚牠的名字或以食物引誘就能讓牠跟著我的方法：走一段路之後回頭看著牠幾秒鐘，表現出似乎在等牠過來的樣子，再繼續走，牠就會跟過來。像是我們人類看到狗或貓走一段路又回頭看我們時，會不自覺地想跟上去一樣。發現到「回頭看」這個動作可能是我們跨物種之間的共同肢體語言，算是我在田野中意外的收穫。

狗狗的感官世界

若說人的感官世界中是由視覺主導，那麼狗的應該則是最主要依靠嗅覺感知環境。在跟隨芭樂散步的路上，我看到只要牠在移動，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在邊嗅邊聞，雖然想如Myers（2017）寄生在觀察對象的感覺上，可惜現在人在戶外仍要戴口罩，且狗的嗅覺比人靈敏上萬倍，完全無法知道牠在地上或是在草叢裡嗅到什麼特殊的味道。而經過這四天的跟蹤觀察，我推測牠在路上大部分嗅聞是為了找尋缺少自己氣味的地點或是有別隻狗的氣味的角落撒尿，以確保領域的主權。因為在觀察芭樂與其他狗的互動時，總是看到雙方會在對方尿過的地方再尿過一次。且芭樂很常在路邊尿，地點主要是有草叢的地方，且每次都會先嗅一嗅再撒尿。所以牠在散步的過程幾乎都像是在確保自己的結界完整，標記給其他狗知道「這是我的地盤」。在觀察中也能看到狗與狗之間也是透過互相嗅聞對方的肛門來打招呼。

而觸覺是另一個我認為狗與人互動最重要的感官途徑，因為狗很喜歡被人撫摸下巴、頭、背或是肚子，人類看到狗也常常會想去「撿」狗，狗從人手的搔撫得到

感官刺激，人也透過手去感受眼前生命的溫度、量感、活力，並從狗的反應中得到回饋，透過這種互動方式知道自己是否被信任、受到喜愛。並從這一信任關係發展出安全感，滿足彼此陪伴的需求。

結論：Actor-Orbit

我認為用行動者網路(Actor-Network Theory)或組裝(Assemblage)的概念 () 來理解芭樂在校園中的與人和非人的互動關係並不是那麼貼切或完整。因為行動者網路雖然把非人的主體性納入考量，但也假定在這些關係之外沒有其他力量，是相對封閉的關係，但是在流浪犬主要棲息的校園中，有校園以外的社區居民介入在其中，芭樂的活動範圍也不是那麼固定，相對來說應該是更開放的。而組裝的概念雖然比較開放一些，不是單純的人事物聚集在一起，而是會發生一些從未想過的事情 (happening) (Tsing 2015)，但在此次的田野過程中可以看到芭樂的照顧者、遇到的狗之間的關係並非那麼緊密，且不斷地在移動。所以我想到一個比喻（可能不夠完整成一個理論），稱作Actor-Orbit（行動者軌道），借用行動者網路中主體性的平等關係與組裝的開放、不明確性，再加入時間與移動軌跡的概念。每個主體的日常就像是一個宇宙中星體的軌道，有多個事情或角色作為重心，每一週期可能都過著相似的日子，但是在這路徑上，遇到其他具有引力的個體或事件時，會受到影響而改變原本的路徑，而影響的程度和重力也成正比，衝擊越大的事件就對原本的軌跡（日常生活）有更大的改變。尤其在校園這個舞台上，學生來來去去，附近社區的居民進到校內運動後又回家，每個本體都有自己不同的軌跡、重心和週期，而芭樂就像是比較小型的星體，容易受別的人或非人影響，但在不對的時間（例如在睡覺的時候）就像是星體走到某個地方有一道特別重的引力維持著牠的步調，因此比較不容易有其他互動交流。每個星體（個體）就在彼此的重力影響下不斷的移動，在軌道上有時快有時慢，有時還可能碰撞在一起，產生出新的重力源或是迸發出許多的小碎片飛到其他人的軌跡上。人與非人共舞在固定或不定的軌道上生活，在路上，每個主體都牽引著彼此、影響你我的存在。

心得與反思

這次是我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做田野，第一天認真投入田野時還不太敢向陌生人搭話，也不斷在思考與煩惱自己的定位、角色究竟是什麼，到後來有漸漸放得開和路上遇到的人對話、訪談，突破了自己的舒適圈。另外第一天開始實地去做田野時有想到「我是否有責任改善芭樂的生活？」因為越深入了解到牠在縫隙中的處境、跟著牠去散步、流浪時，同理心難免不時會來敲門，請我思考可以怎麼改善牠的處境。但我認為我還沒有如楊學姊或是懷生社的人有那麼強烈愛護動物的熱忱與愛心，另外好像還有說不清是什麼的理由使我猶豫不決，還需要再花一些時間釐清。

在跟著芭樂跟著Zhuzhu走動的時候，Zhuzhu的主人知道我本科是科技藝術的時候，有問我現在做的事會不會變成未來創作的一部分？（真是個好問題！）而我目前的答案是「蠻有可能的」，但也只是直覺上認為這是個可以發揮的題材。

在走動過程中另外讓我思考的是，有主人的寵物狗和像是芭樂那樣由不固定的人餵食或照顧的狗哪個比較快樂？這個疑問確實是有些問題，每個個案也都有自己的處境和脈絡，也無從比較這種主觀感受。但是看到狗主人拉著牽繩限制狗狗行動，要求狗跟著人走，而我則是跟著芭樂到處走走停停，在那樣的情境下，有使我體會到寵物狗被語言不通的人類限制行動自由的不適感。這種經驗也是我之前不曾體驗過的。而關於芭樂的照顧者是否是沒有公德心、擅自餵狗卻不願意負起養育責任的這點，我還不想太快做評斷。因為實際的情況比網路上那些人的評論還要複雜許多，「真正的」情況我也無法看清。但就我觀察到的結果來說，這些不團結，甚至可能彼此不認識或沒見過的照顧者幫助了芭樂在校園縫隙中存活下來，而芭樂也透過牠做得到的方式給予經過校園的人一些回饋，例如陪伴孤單的人、讓親近牠的人可以明顯感受到自己受到信任、喜愛，以及避免校園有其他攻擊性的流浪犬進到校園，而且對學生來說，芭樂就像是個可愛的（胖）阿伯（如附錄圖五、圖六），在校園走動時呼喊芭樂的名字、撫摸牠的身體，已然成為校園回憶的一部分。可惜這次的田野礙於時間關係，沒有做到非常深入，時間也只有短短幾天，也因為在學期末過後才開始，學生大多已離開校園，沒有觀察到學生與芭樂的互動。而在這個

不斷變動的田野地中，我們雖然永遠無法完全了解全貌，但這次的田野經驗對我來說已經是不小的突破了。

將非人物種納入研究的範圍或是研究的主要對象，對人類學界或是剛踏入人類學界的我來說都是不小的挑戰。我曾想過在芭樂上加裝攝影機或定位器，如蔡晏霖（2020）也曾在狗身上裝攝影機拍攝影像民族誌的畫面，藉由科技的力量使研究調查更方便且完整，但除了在設備或經費上的障礙，倫理的問題也是無可避免的，因為在這項研究中，我嘗試將芭樂有如與人相同地位的主體來對待，所以在無法得知牠是否同意的情況下，我認為加裝設備在牠身上是有疑慮的。而若再進一步思考，拍照或甚至是跟蹤記錄的方式也可能有道德上的問題。學術研究一直以來都會把非人物種作為觀察的客體，只有努力將對牠們的傷害與不適感降到最低，但在去人類中心、拉近人與非人物種距離的思潮下，我們又該如何「尊重」非人物種並同時達到研究的目的呢？我認為這也是未來需要不斷試驗和辯證的問題。

題外話與未解之謎

關於芭樂名字的由來，我問過許多人都說不清楚，也有人曾經叫牠小黑，但聽大家都稱牠為「芭樂」所以就沿用下去了。而我偶然在芭樂人類學看到一篇文（羅永清 2014）其中提到「bale」是泛泰雅族語中「真正的」意思，也提到德克達雅人稱臺灣土狗為Huling Bale（Huling是狗的統稱，Bale 意思為真正的），直譯為「真正的狗」。這件事也讓我有點驚艷，不知是巧合，還是當初第一個稱「芭樂」為「芭樂」的人知道這個脈絡而稱牠為「芭樂」的。

另外一個未解的是，在這學期初我有一陣子很常在系辦熬夜，某一天凌晨兩三點聽到芭樂在操場跑道上，對著一片漆黑的草地不停吠叫，讓人不禁猜想是牠看到一般人看不見的東西或只是有別的狗侵犯地盤？



圖一，芭樂本人（狗）。6月22日



圖二，在三樓走廊看大家運動的芭樂。6月23日



圖三，融入地毯的芭樂。6月14日



圖四，在操場旁的小橋上的芭樂。6月23日



圖五，芭樂最近很喜歡這樣睡在地上。6月22日



圖六，很多人經過看到牠這樣都忍不住拍照。
6月25日

參考書目

Lee, Jo and Tim Ingold

2006 Fieldwork on Foot: Perceiving, Routing, Socializing. In
Locating the Field. Space, Place and Context in Anthropology.
Coleman, S. and P. Collins, eds. Pp. 67-86. Oxford: Berg.

Myers, Natasha

2017 Becoming Sensor in Sentient Worlds: A More-than-natural
History of a Black Oak Savannah. In Between Matter and Method:
encounters in anthropology and Art, Bakke & Peterson ed.
pp.51-72. Bloomsbury Publishing.

Tsing, Anna

2018 [2015] 末日松茸：資本主義廢墟世界中的生活可能。新北：八
旗文化。

林益仁

2021 我在泰雅生態農耕敘事中的走動：對 Tim Ingold 的呼應。台灣
人類學刊 19(2):9-56。

蔡晏霖

2020 金寶螺胡撇仔：一個多物種實驗影像民族誌。中外文學 49(1):
61-94。

羅永清

2014 〈芭樂人、芭樂魚、芭樂狗：試想臺灣原住民族所謂「真正的」
物種〉。「芭樂人類學」，[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
5664](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5664)，2014年1月13日上線。